四書說苑

四書說苑卷二

高郵孫應科輯

中庸

以授孟子○此條朱子集諸說而成其云以授孟子於輯畧所載不合輯畧云成於子思傳於孟子未嘗云以授孟子且與序說不同桉孟子外書性善辨第一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意者子上授孟子與識小錄

君子中庸○庸訓用又訓常無訓平者庸即中節之和唯爲天下之達道故常常用之中庸之理極卑邇又極高遠

極高遠又極卑邇圓通不滯若單說平常便落邊見湖南講

小人之中庸也○倪思曰此無反字正義謂小人亦自以爲中庸得之王肅添反字非也王肯堂曰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無可化爲君子之理中庸有不偏之處矣考異　小人反中庸者謂小人之中庸與君子相反耳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此是接遞之辭當輕輕讀過所重在上下文王肅增反字不諳文法經義雜記

民鮮能久矣○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上無修道立教之君子故民不興行此誤認世教衰之義以民字爲專指下民果爾聖人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

責在上之爲民表者何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正因世教衰之故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而言蒙引

道之不行也○明字當在前今反在後行字當在後今反在前乃後人傳寫之誤行明二字當相易讀之辨疑

道其不行矣夫○夫子既傷道之不行又哀憫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正義

衽金革○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被之如衣衽然故曰衽椄尚書正義云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故鎧鍪字從金周禮疏云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葢古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春秋時

安得有鐵甲倪說非是（典故辨正）

素隱行怪○素平素也以隱居爲常不知變通者也鄭氏謂素爲傃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子援漢史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賾索隱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中庸集義）

遯世不見知○文言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以此例之遯世不見知疑是兩項鄭註云値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爲人知（識小錄）

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鄭註曰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正義曰言君子遭値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皆讀費爲拂桉如

鄭孔說當竝上君子之道作一句讀羣經音辨連七字引文自朱子改訓費爲廣舊義漸少知者 考異 道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註無可易後儒以費隱二字聯貫後數章桉曲禮云不辭費論語云惠而不費費非美辭古書從無以費贊道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 潛研堂集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侯氏以問禮問官証不知非也博學之審問之正是所知吾不如老農老圃與莊周所云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不知之証孔子不得位証不能亦非也位不關孔子事當云堯舜病博施濟衆武王不能多材多藝乃確 集註論文

所求乎子○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以事父爲句絕 大學說

失諸正鵠○正鵠皆鳥名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 音義 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儁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禮記疏

鬼神之爲德○此章言祭祀之鬼神宋儒旣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似支離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誤矣程張諸說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

則不可　丹鉛錄　鬼神謂天神地祇人鬼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祇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典言鬼神皆主祭祀言横渠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　潛研堂集

舜年百有十歲○朱註據尚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史記舜本紀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三十之文恰合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

矣潛研堂集

必因其材而篤焉○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原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 正義 善者厚其福篤慶篤祜是惡者厚其毒篤疾篤害是故下以栽培傾覆並言之若止註篤厚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證 滕言

壹戎衣○戎兵也衣讀爲殷聲之誤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 鄭註 壹卽殪衣卽殷杜子美云社稷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憑 丹鉛錄 中庸壹戎衣卽康誥殪戎殷也僞孔傳作一著戎衣非是 尚書後案

實始翦商○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嘗有

翦商之事僖公時距太王六百年作詩者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猶泰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日知錄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案二說皆非爾雅釋詁曰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至於太王自豳遷岐勤勞王事文王三分有二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武王初循服事之誠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纘太王之緒也九經古義

追王太王王季○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豈鑿定武王時未追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其止言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者陸農師云上言周公文武之

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已追王典故辨正

三年之喪○孔疏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並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左昭十五年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也經咫禮期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故鄭氏謂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而父在爲母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與他期喪不同故左氏通謂之三年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如孔疏作兩般說亦得典故辨正

祖廟○七廟之說鄭氏謂周制太祖及文武二祧與四親廟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主則周廟宜有九設周之祖宗更有功德如二王者當更立廟以祀必不僅九廟而止

御案謂理固然也揭要

宗器○鄭註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是也通謂之彝器指宗彝俎豆之屬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註云玉鎮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兊戈和弓之屬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註云庸器征伐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焉陳功器以華國也則宗

器兼褻器實器廟器言　典故彙

時食○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典林時

祭不備物凡鼎俎鉶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所掌每及他物如膴鱐胖腊麷蕡蔆芡類各得以時實之所謂時饗是也若羔豚膏薌鮑鱐膏臊是煎和之味共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可以行祭乎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至於廟祭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褻味鬼神所不享也　臆言

所以序昭穆也○李安溪謂只是序祖考之昭穆愚按下序爵序事皆單舉一事此概言宗廟之禮而不言宗廟中

何禮如安溪說則宗廟之禮四字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與下文一例又此項先言對越在天者下文乃云駿奔走在廟者於義亦順或言祖考何待於序不知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羣廟之主夫合羣主於太廟可云無待於序乎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可証安溪之說與故辨正

旅酬下爲上○禮記正義曰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讀爲如字毛奇齡中庸說曰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於在廷是下反爲上所酬也亦讀爲如字考異　桉儀禮旅酬之禮只是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則取其觶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觶於其

長之文集註乃合下無筭爵而言經詁集證儀禮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特牲饋食禮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鄭註云弟子後生也中庸旅酬下爲上鄭註云賓弟子兄弟之子乃刊本之誤梭孔疏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於西階兄弟弟子於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則兄弟之子當作兄弟弟子無疑識小錄

郊社之禮○集註以社爲祭地然周禮自有地示之類梭祭地有夏至北郊之禮外此則有社祭亦祭地也方丘本非祭社時文家混用之又不云方丘而云方澤亦非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典林

布在方策○蔡邕獨斷曰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句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數不容者書之於策孔義云牘方版然則牘與方似同一物而異其名 三禮圖

蒲盧也○蒲盧蜾蠃謂土蜂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則肖之是也 禮記註 古人名物取其

形色之似䖵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中庸蒲盧卽螺蠃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 丹鉛錄

家語子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蒲盧竝不承敏樹句且加待化句則非螺蠃不可韓偓詩云窗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文苑英華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負么麼之異族能教誨而知變 賸言

來百工也○核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來字本作勑說文勑勞勑也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也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鄭註曰重力來之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註曰力來勸勉之來音郎代反是相勸勉謂之

來故下文曰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釋文來字無音正義以爲招來百工失之述聞

朝聘以時○朱註引王制五年一朝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之文相合其實周禮大行人之制以地之遠近爲朝之疏數而卒歸於不數解以時最確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每服當朝之歲又各以四方按四時分來爲朝宗覲遇之別所謂以時者如此大行人又有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天

子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也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賈疏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稱殷據此則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是聘以時也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未可據 識小錄

厚往而薄來○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即往來也往禮有徧存徧頫致福贊喜補災致禬類如天王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類即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纖縞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

外皆來禮也但厚薄則唯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賓賜餐牽類是饗勞禮非往禮中庸說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此皆是厚往實事章句以爲燕賜燕是待來之禮賄贈是報施末節義未賅典故覈

不勉而中○朱子答徐彥章曰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讀中如字尚書洪範正義曰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敎民也中庸

所謂從容中道也讀中如字 考異

從容中道○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從卽舂註擊也鐘聲必待其擊每一舂而一容然後盡其聲從容優游不廹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 名物考 廣雅從容舉動也從容中道謂一舉一動莫不中道猶云動容周旋中禮也韓詩外傳云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董仲舒傳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王襃四子講德云動作有應從容得度此皆以從容動作相對成文中庸正義云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失之 廣雅疏證 校從容有二義一訓舒緩一訓舉動其訓舉動者字書韻書不載其義楚詞九章懷沙篇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

從容王逸註曰言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抽思篇曰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哀時命曰世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皆與懷沙同意述聞

動乎四體○鄭註龜之四足古卜人之法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皆以火灼之王伯厚小學紺珠引此朱子改爲動作威儀桉古人重卜筮又最重龜洪範龜從筮逆作內吉不言筮從龜逆筮輕於龜也左傳所載繇詞皆是龜書故曰筮短龜長上句竝列蓍龜此句申言龜體於義無害禮記玉藻卜人定龜君定體周禮占人掌占龜君占體龜人掌六龜之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書曰體王其罔害體訓作兆

然卜師眂高揚火辨龜之上下左右註云眂高眂龜骨高可灼處也卜用腹骨近足者高卽以體爲四體之體亦無不可鄭註當從 識小錄

反古之道○聖人立政莫大於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中庸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正言變古之道觀商君書所云可證災及其身非商鞅而何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周公孔子皆非耶 問字堂集

華嶽○華山名嶽亦山名舉一山故下對以二水在禹貢

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名西虞前漢志作吳山後漢志作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竝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釋地

禮儀三百○禮儀即指周禮而言威儀即指儀禮而言集註經禮曲禮則據孝經說禮器之文爲解經註集證

仲尼祖述堯舜○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斷以文武之法度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禮記註

衣錦尚絅○吳方來云凡言錦衣非通身用錦惟以錦爲

緣婦人衣錦尙絅亦然衣錦尙絅大夫以上婦人始嫁之服行道禦風塵當覆以絅衣士昏禮謂之景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此說先儒未及典林

上天之載○載詩註解作事書經熙帝之載亦解作事夫事則事云耳何以曰載旣曰事矣何以又無聲臭必有名之以事而不得者故曰載也釋載之義大畧是都在裏許話頭凡物在裏許者不可量亦不可見所以曰無聲無臭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只是在中之義便是載上下前後左右皆從中命名中之位虛而體實虛中乃能載實中所謂載也使有偏倚則不可載況載之以行乎此釋載之義愛日堂集

四書說苑卷三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學而時習之○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二年中時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王制云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鄭註春夏陽也陽體輕淸詩樂是聲聲亦輕淸秋冬陰也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因時順氣圽功易也三日中時前身中年中二時所學日日修習不暫廢也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義疏古註學爲誦習朱註學之爲言效也

因說文學字中有爻字易云爻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說也故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說與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學似主誦習說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直指讀書爲學尤明 小倉山房

有朋自遠方來○史記定公五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朋即指弟子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秦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大司徒鄭註同師曰朋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 訓釋

人不知而不慍○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疏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怨之有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授也義疏學必兼教說命惟斅學半言斅居學之半學記云學必問而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人不知而不慍之明註稽求篇

其爲仁之本與○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觀過斯知仁矣井有仁焉此仁字皆當作人荆谿新語爲仁之仁當作人承上其爲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爲人之本石渠意見

吾日三省吾身○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朱子語錄曰

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別自然者不可去聲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二音皆通陳禹謨曰下雖三事只是忠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三皆讀去聲 考異

傳不習乎○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 義疏 傳者傳所受於師之道今無乃不習而以教人乎爲誤人爾 問對

使民以時○使民謂築都邑城郭也都邑者人之聚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左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成事註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 疏 時非農隙使民不止公旬有卽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

畢使民耕時也九月築場十月納稼使民藏時也龍見畢
務火見致用使民興築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使民
樵采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使民謹出入修橋
道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正時字明詁若農隙之時
以治兵言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隙言
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爲之改容更貌集說此主夫婦
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
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
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
色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
且與色不相涉掌故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切証非指好善有誠訓纂廣雅易與如也宋定之云繫辭傳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即如似之意引之云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二說並通疏證

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學先王之道博聞強識則不固蔽疏固鄙陋也鄙陋則不莊重學則可以救其鄙斯不固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威嚴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子罕篇乃其全文可証疑質

子禽○陳亢陳人在家語弟子篇史記弟子傳不載考論語子禽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問孔子事謂子貢恭於仲

尼葢推尊其師也稱子貢爲子孔子爲仲尼他無此例當爲子貢弟子 類考

父在觀其志○舊說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爲順 論語解 孔子之言論孝無疑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不孝之子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夕忘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至於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然但曰觀而不曰承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 潛研堂 解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

蔡叔啟商惎閒王室其子蔡仲改行率德此改乎其父者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曾子之所謂孝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豈以不改爲孝哉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 述學

有所不行○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上作一節知和而和以下作一節 湛淵靜語

因不失其親○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筆解 親近也亦者未深許之詞人能盡合於禮義者上也因恭信而不失其親近於禮義亦可宗尚程子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集說

未若貧而樂○古本樂下有道字史記弟子傳文選幽憤詩註引此文並有道字又下二節孔註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證開成石經貧而樂旁註道字校勘記

如切如磋○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三百篇古訓僅有存者此章問答之旨可識矣蓋無諂無驕生質之美樂道好禮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七十子獨稱顏淵爲好學其次穎悟莫若子貢所以爲告往知來朱子創爲已精益精之說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與爾雅舊義

則殊駢枝

譬如北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漢志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註因以天樞釋之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乃不移動耳其實與南極晝夜旋轉不停正如人君無爲而治豈眞無所爲哉 補義 案極星即北辰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註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後儒謂經文北辰皆指無星處言之失其旨矣 疏證

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讀從爲縱按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從字讀去聲以縱心爲聖境之神妙 考異

父母唯其疾之憂○此章是問孝人不幸有疾如何便是不孝程子以爲此人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憂無益唯父母之疾可憂說其字正說父母得聖人之意 問對 論衡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註云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如舊說夫子告武伯止是餘論正意反在言外聖人教人豈隱

約其辭若此 經義雜記

至於犬馬○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 集解 張南士曰古人取譬皆有倫類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包註以犬馬指人子言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稱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晉束晳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包註不宜改 稽求篇 禮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案舊解犬馬養人人養犬馬二說朱子

參內則文取後一說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於世未允且犬馬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坊記惟愛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意義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束晳云養隆敬薄唯禽之似爲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可以正不敬之罪何必醜語比人父母於犬馬耶 考異

先生饌○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具卽饌也 點校

饌訓具儀禮最多士冠禮具饌於西塾士昏禮饌於房

中記婦席薦饌於房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大射官饌
聘禮堂上之饌八饌於東方士喪禮皆饌於西序下饌於
東堂下皆饌於東方饌於西坫南既夕東方之饌俟牀饌
於階間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東牀輁軸饌於西階東士
虞禮饌於西坫上饌兩豆葅醢於西楹之東饌黍稷二敦
於階間公食大夫禮饌於東房少牢饋食禮改饌豆籩於
房中註皆訓陳設之意又有司徹其先生之脀註長兄弟
下文兄弟之後生者註年少也先生後生相對言弟子郎
後生也 龍山樓集

曾是以為孝乎○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
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為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則合語氣趙註
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皇侃論語疏曰曾猶嘗也嘗
是以爲孝乎絕非語氣 說文正義
吾與回言○張師曾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說
始讀爲句絕前此儒先以吾與回言爲句 考證
溫故而知新○故者古之道新謂已之新意可爲新法仲
尼稱子貢告往知來與此義同孔云尋繹則非 筆解
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集解 殆依義當作怠 音義
攻乎異端○此禁人雜學異端諸子百家之書也異端之
書或糠粃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 疏 攻如攻人惡之攻

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示兒編陳晦伯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云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攻本攻擊之攻不作專治解膺言案集解義疏攻字俱訓專治皇本原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添一矣字則攻訓攻擊已訓止於義亦順議小錄

舉直錯諸枉○困學記聞曰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釋地

舉善而敎不能○應劭風俗通歐陽歙曰舉善以敎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曰舉善而敎仲尼所美棱此漢魏人以敎字句絕 考異

子奚不爲政○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齊如晉遂死乾侯季氏廢昭公之子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定公但知戴己之功不問出君之罪聽其優游卿位五年而終於昭公爲不友於襄公卽爲不孝孔子倘出而仕耶或謂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爲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爲陽貨非也 識小錄

書云孝乎○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 集解 蔡邕石經乎作于故包註云孝于惟孝後儒

據晉世所出君陳改孝于爲孝乎惟孝屬下句以合之非古也古義古來引經無撮取一字先爲提唱者淳熙九經本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張丰淮揚郡黃氏友于泉銘張齊賢承眞宗命撰弟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皆以孝乎惟孝絕句改從今讀自朱子始古文證疑

大車無輗〇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鎮衡謂之軏所以鎮鬲謂之輗衡即衡任也鬲大車衡名說文曰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軏小車轅端持衡者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包註輗者轅端橫木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非也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足証舊說之謬戴東

原爲之証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枝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當咫尺之輗軏疏矣又枝皇侃疏引鄭註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引轅端著之太元經拔我輗軏貴以信也卽用論語義其曰拔爲衡上之鍵可知 車制圖解

非其鬼而祭之○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 疏 周禮稱人鬼祭法人死曰鬼其鬼專指人家祖父言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

者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僖三十一年衛成遷都帝邱欲祭夏相夫周公魯之祖夏相杞鄫之祖鄭衛祀之祭之此非其鬼而祭之證 憒言

孔子謂季氏○集解以為桓子按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舞於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於此其勢將無所不為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真得聖人之微意據此季氏乃平子非桓子 辨正

八佾○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若每列

遞減至士止餘四人則八音不具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類考 按宋玉招魂二八侍宿王逸註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呂氏春秋秦穆公遺戎王女樂二八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也後錄

季氏旅於泰山〇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註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云旅衆也陳氏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季氏旅泰山豈徧祭羣神以徼福耶類考

君子無所爭〇纂箋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揖

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敎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敎讓則民不爭者也射義曰失諸正鵠還求諸其身求中以辭養不爲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証無爭焉今曰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爲反論 義疏

揖讓而升○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集解鄭註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 音義 義疏云王註意云揖讓而升下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屬上句桉義疏槪指餘人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又聘義鄭註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射者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而飲連文 古訓

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集解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是一說論語與禮器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巧笑美目是素地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猶之繪事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因之悟禮忠信其素地節文度數之飾猶之繪事所謂絢也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謂繪事五采素功乃其中之

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汚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請後 問答 古者裳繡而衣繪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 說文註

夏禮吾能言之○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據此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當於言字斷句之字各連下句 野客叢書

禘自既灌節○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毁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會

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集解

賜魯重祭○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惠公何請之有春秋桓五年大雩閔二年禘於莊公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至於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僖公始有郊祀詩人頌之豈出於成王之賜乎 丹鉛錄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魯之禘有謂祭文王於周公廟以周公配者有謂當祭於文王廟以周公配者考魯禘止於祼獻尊彝之數樂舞籩豆之縣拜坐登降之節同

於天子非必追祭其所自出也公羊傳於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曰大祫也夫大祫即禘也又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祖皆升合食於太祖下及羣祖與天子同上不追所自出與天子異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夫言禘禮則用天子禮樂言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上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使禘果追所自出亦當如此例言祀文王於太廟配以周公矣讀禮質言

吾不與祭○義進上文禘自既灌而往者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瀆而亂也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正其禮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　筆解

治國其如示諸斯乎○註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掌中易爲知力古寘字多作示易坎之上六云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註穀梁引易云繫用徽纆示于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 古義

與其媚於奧○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俗言感動之也 集解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郎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註以奧比君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非是 日知錄 王岳薦云王孫賈在衛算不得權臣當時市權有彌子瑕或是他自已要酌所媚而問耳此說背註然於時勢頗合 約旨 羅

整菴困知録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葢疑夫子欲因南子求仕然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媚奥之諷殆指南子而言觀夫子所謂天厭之卽獲罪於天之意按此說得之奥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竈是明處奥與竈明暗之喩猶言暗求不若明求也 辨正

鄹人之子○叔梁紇爲郰邑大夫見於王肅家語論語孔註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註云父叔梁紇此可疑者按檀弓郰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郰邑索隱郰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鄹邑昌平鄉之闕里也路史國名紀郰魯下邑今兗之鄒縣孔子生處左襄十年縣門發

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杜云聊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蓋孔子之父魯人以聊人紇呼之如周禮之鄉以州名野以邑名非聊爲所治邑也論語云聊人之子者弟子爲師諱紇字耳識小錄

射不主皮○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註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一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註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正義古射有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庶人於冬田獵分禽用之又有貫革者懸甲鎧而射習軍容也

於軍旅用之與此章不同蓋一是禮射一是武射集箋按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
註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鄉射禮乃張侯記禮射不主
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不主皮者貴其容
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
獲也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此鄉
射之禮詢衆庶衆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
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鄉射疏禮射二番不勝仍
待後番復升射然則主皮之射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
是尙力也故鄭註謂主於獲此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

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鄕射註又云尙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此主皮之射與案鄭已言主皮爲無侯張皮不必復疑射禽朱子以爲貫革桉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註革謂干楯質木椹樂記貫革註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是主皮又非貫革秋槎雜記

爲力不同科〇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集解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幷强弱無别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

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言前古所行之道疏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柀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
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
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天
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
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
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
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
政於天下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幽王以後不告朔魯有
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閒猶然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言之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與廢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書之況其廢乎 駢枝 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告朔之廢蓋自昭公孫齊季孫專魯時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卽位因而不行使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唯其廢之未久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告而今不告故欲去之 學春秋隨筆

關雎樂而不淫○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疏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葢樂章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

之權輿哀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矣 嵊校

哀公問社章 ○ 夏后氏都河東宜松殷人都亳宜柏周人都豐鎬宜栗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 異議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紀聞

哀公將去三桓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託於社者有意於誅宰我知之亦隱荅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 古史

哀公問周人以栗之言遽曰使民戰栗蓋欲用刑

咸因言發見宰我曾莫之救夫子曰汝以爲成事而不說乎以爲遂事而不諫乎以爲既往而不咎乎非此三者奈何不告也論語解

齊論問社作問主謂問社主之木集註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既似問社又似問主按周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大司徒封人有設壝壝而樹之語然社主用石而不用木稽求篇

管氏有三歸○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集解

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爲妾又二小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每國三人三國故九人大夫昏不越境一國娶三女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娣從爲妾仲齊

大夫一娶三國九人故云三歸義疏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鮑註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蓋三娶女也漢書地里志身在陪臣而娶三歸典故覈黄氏日抄謂大爲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近人引衞宣築新臺魯莊築臺事爲據然衞宣以納伋之妻故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非謂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魯莊因築臺見孟任非因娶孟任而築臺或云秦穆姬登臺必嫁時所築枝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宮內亦然左傳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秋槎雜記

有反坫○枝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鄭註樹屏也反坫

反爵之地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似異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反殆外向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欲容其儀衛之衆爲此外向之室與據禮反坫與臺門連周書反坫與四阿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連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日抄　坫有三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襜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許愼以爲屏牆又一坫其累土以庋物者又一坫而累土庋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閒之坫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之反坫蓋用之庋爵者有堂下之坫明堂位所云崇坫蓋用之庋圭者有房中之坫卽內則閣食之制至屏牆之坫亦曰

反坫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黃氏疑論語反坫爲宮室之事則不然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文強並於論語 問答

從之○從讀如字是接連著始作不間歇也 湖南講

木鐸○邢氏曰金鈴木舌朱子曰金口木舌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别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 集證

集註以木鐸爲得位設教孔註云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非言而爲教者與楊子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

諸儒金口而木舌春秋緯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
天心某爲木鐸皆以木鐸爲不得位說 典故叢
謂武○季札論文王樂美哉猶有憾可知謂武未盡善之
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天下未寧而崩此武
之未盡善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武王誅紂伐奄頑民未靖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何
如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聖人所遇使舜當武時亦須征伐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以是論樂之優劣
與以追蠡者何異 日知錄
臨喪不哀○臨當讀去聲韻書云衆大哭曰臨禮記云臨
喪則必有哀色周禮云凡王弔臨註云以尊適卑曰臨然

歷代喪禮有舉臨之制以卑適尊亦曰臨類考

四書說苑卷四

高郵孫應科輯

論語

里仁爲美○張衡思元賦云匪仁里其焉宅兮註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葢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里爲所居乃鄭氏訓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 紀聞

無惡也○論語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讀烏路反 拾遺

不以其道得之○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疑衍

夷齊求仁餓死不辭非以道得貧賤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儻來而可以避就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辨惑）

人之過也節○仁者安得有過或爲親戚朋友之黨累之是謂過矣房元齡累於子孔融兄弟累於友董仲舒累於學生故曰觀過知仁（問對）仁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冶城客論）

朝聞道○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集解）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無可恨矣（疏）

無適也○古敵字作適禮記雜記云赴於適者鄭註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睢傳考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

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註讀爲敵 古義

君子懷德。君子在上位者言君子懷於爲德道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君子懷於用刑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思已者而歸之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道之而已 小傳

忠恕而已矣。李延平曰夫子之道不離日用自盡已而言爲忠自及物而言爲恕雖變化萬殊貫之則一曾子荅門人正是發其心爾若謂一貫之旨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聖賢之心豈若是之支耶按此說甚明集註云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言聖人之道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日知錄

勞而不怨○勞憂也高誘註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慱慱勞心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從之可謂憂矣皇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爲證被撻之流血非勞之謂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相近又一證也 述聞

事君數○鄭曰數謂數已之功勞按從古爲臣自矜其功每多被黜鄭說爲當 古訓

子謂南容○ 毛西河曰南宮适爲敬叔非也史記但云南宮适字子容索隱註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云謚敬叔懿子之兄史記無其文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左傳名說索隱云仲孫閱一人而四名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南宮敬叔公族元士從孔子時定已娶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禮記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若人豈能抑權力伸有德謹言不廢可疑四夏宏闓輯孔門弟子傳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一人仲孫閱謚敬叔一人葢敬叔居南宮故稱南宮适容祇是晉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無南宮可居故止稱南容集註云居南宮謚敬叔似誤且傳言臬邸女先生懿子復生敬叔儆叔豈懿子

之兄耶摭餘說 校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即南宮敬叔孔子弟子不言括縚則南宮适別是一人明甚尚史

子賤○張揖云虙今伏羲氏孟康漢書古文註亦云虙今伏皇甫謐云伏羲或謂宓羲桉經史無宓羲之號虙字从虍宓字从山下俱爲必傳寫誤爾帝王世紀因其誤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兖州永昌郡舊單父地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乃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爲宓可知家訓

瑚璉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包鄭註論語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相從而誤疏 九經古義云瑚璉字从玉旁俗所

作也當爲胡連左傳胡簋之事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旁據此璉爲本字連爲假借从玉者俗字校韓勅禮器碑胡輦器用卽胡連也校勘記

仁而不佞○嬾眞子錄以不佞爲不才非也以佞爲諂佞之佞亦非洪慶善解論語以佞爲口辨極得公孫丑云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獨遺仲弓者仲弓無口辨也閒評

漆雕開○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孔註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字子若者失之釋地

乘桴○言已在天下道不行則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浮海隨波轉薄矣子路謂夫子眞欲浮海故夫子以無所取

裁戲之小傳桴說文作泭爾雅云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乘泭者以庶人自處也後錄

無所取材○鄭曰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集解古註不改字其義蘊藉可思聖人亦不遠人情師弟閒何必作無聊空語又責其輕信耶掌故

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集解論衡問孔篇吾與女俱不如也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子曰吾與女俱不如三國志諸夏侯曹傳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世說註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古曰孔子稱顏淵之賢以

爲弗如皆依包氏解集註以與訓許惟義疏爲是說 考異

宰予晝寢○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畫胡卦反言繪畫其寢室 貪暇錄 晝字當爲畫字之誤宰予四科十哲安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深誅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爲太過使改之不晝亦可矣 筆解 古者君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也宰子廢法縱欲晝夜居於內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孔子故深貶之寢當讀爲內寢之寢 小傳寢者寢室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 叢書

申棖○家語云申續字周無申棖姓名鄭元云申棖卽申續弟子傳云申黨字周邢昺云申續卽申黨魯人後漢王

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慾以棖爲黨然唐宋從祀作二人山東通志云申棖字子續非申黨也　類考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經言天道皆指吉凶禍福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尚書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鄭註論語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經義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何別焉　潛研堂

久而敬之○義疏本久而人敬之七經考文曰足利本有人字校義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平仲交久而

人愈敬之當有人字考異

臧文仲居蔡○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文仲居蔡便是非禮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明堂位曰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大夫僭天子廟飾此又一事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棁並指文仲言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雜記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是管仲亦僭之明明天子禮制非媚蔡之室稽求篇

三仕爲令尹○子文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

年讓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闘般繼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闘般爲令尹意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其初以讓人其後以卒於位無所謂罷黜也 問答

未知焉得仁○知鄭音智下同 音義 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賊夫人之子不可爲仁陳文子所之一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爲智潔身而不濟世未可爲仁 義疏 漢書人表引此師古註曰智者雖能利物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曰智與仁不相干也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亦讀知

爲智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
曰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小智之謂亦讀知爲智 考異
鬭穀於菟○左傳楚人謂乳穀穀字德明音奴口切然
穀無乳義廣韻去聲穀字乃后切又去聲穀字奴豆切
皆云乳也葢左傳合作穀或作穀字初非穀字 甕牖閒
許 按說文穀乳也从子㱿聲釋文穀字即穀字之譌又
作穀用假借 校勘記
三思而後行○三作平聲是數目之定名 辨疑
甯武子○衛文公魯僖二十五年卒二十六年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速是武子之父文公時武子尚未嗣位晉
文公報怨伐衛成公失國由晉文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

所致成公立二年請盟晉弗許遂有襄牛之出非别有無道之行致失國也註以有道無道分屬文成未確邦有道邦無道不過太平與多事之分不在君之昏明仁暴也觀夫子稱史魚蘧伯玉南容可見掌故

斐然成章○夫子之道不行傳之於書以詔來世歷聘時付門人編次斐然成章及反魯裁定始爲成書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是也集說歸與一歎是年高不欲久棲異國致故里人材或有情癥非專爲道不行也夫子十七歲孟懿子兄弟相從二十四歲葬毋防墓崩門人後至從遊已衆何待至是始成就後學耶論文

微生高○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欺人耳葢卽論語微生高又莊子盜跖篇註淮南子註漢書古今人表註俱云尾生卽微生高微尾音通彥修叢考

足恭○孔曰足恭便僻貌集解　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疏　書冏命巧言令色便僻足恭正義曰前却俯仰以足爲恭恭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按孔氏以尚書論語互證大戴以足恭口聖對偶表記又云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失足足恭也失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三者亦並言足當如字讀其義自爲手足之足考異

左邱明○左邱明魯太史受春秋於仲尼者疏　余觀左邱

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宋儒疑魯論邱明非傳春秋者鄭夾漈云傳春秋者左姓邱明名在魯論者居於左邱以地爲氏至考其誌氏族無左邱氏自相矛盾 人物考 邱明受業孔門貞觀永徽中祀孔子爲先師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宋儒因趙匡之說疑左氏在孔子前因王安石之說疑左氏在孔子後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不得與七十子之列過矣 曝書亭集 夢得云古有左氏有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邱氏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桉此左邱明實爲國語而傳春秋者又別有左氏 尙史

與朋友共○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爲句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又張文昌贈殷山人詩同袍還共敝蘇子瞻戲周正孺墜馬詩故人共敝亦常情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鹿裘共敝同爲客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常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不獨張子如此讀 讀書記

必有忠信如邱者焉○衛瓘讀焉爲於虔切爲三句首言安見不如我之好學也 疏 衛意謂聖人不以巳之好學貶人故以如邱者絕句 箋義

可使南面○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爲帝王者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事見劉向說苑家語無其文集註偶誤同人道於牛馬亦非孔子所譏箓箋
不幸短命死矣○註云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說本家語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梭孔子圍陳蔡年六十三回年三十三尙相從無恙其後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回非三十二而卒明甚李氏尙史據譜孔子七十伯魚卒顏子之死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一矣然則曷爲短命云乎孔疏云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回年四十一謂之

短命固宜讖小錄

九百○孔曰九百九百斗集解

犁牛之子○音義雜文曰犁又耕犁之牛柭耕犁之義可存犧牲不取耕牛故言勿用而其犢有中爲犧者則官選之此言其始服田野終登廊廟也並可渾去父行惡意史記原止言父賤温故錄說文犁耕牛也史記仲弓父賤人故以耕牛爲譬當時世官用人罕有錄及民庶者孔子言雖生微賤苟才德尤異必見擢用勉仲弓毋以家世賤自棄也此正與仲弓言故不明斥而爲微諭蔵質

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集解牖當作墉葢室中北墉牖也古人室北牖上起

柱爲壁雖壁閒西北角有小窗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考證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鄭註謂君來視之時也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士喪禮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牖當作墉明矣自牖執其手宜遵包註葢寒家大都湫隘病炊或缺埽除承尊者之來不敢延入視暫卽牖閒一執其手此時情緒可想必待南北遷移毋乃迂曲乎 識小錄

武城○史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遂以爲二邑不知費縣西南關陽之武城卽南武城左馮翊有西武城淸河郡有東武城費之武城在泰山之南故別之曰南武城滅明與曾參二傳相連不著南字省文耳

又曾子雜篇魯人攻費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曾子出費人後修曾子之舍而復迎之夫所居不曰館而曰宅武城果寄跡之地耶史遷所謂武城即費之武城無疑 費縣志

女得人焉耳乎○案焉耳乎三字連用不成文耳當爾字之訛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二百六十六俱引作爾蓋爲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此者此武城也如書作耳義不可通 挍勘記

澹臺滅明○史記云狀貌甚惡家語云有君子之容語正相反案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宰予能言者也故曰智不充其辯子羽貌美者也故曰行

不勝其貌 尚史
行不由徑○古者道路在溝洫之上行必由之不得斜出周禮野廬氏禁橫行者修廬氏禁徑踰者皆其証也晚周棄此禁滅明獨否 筆乘
不有祝鮀之佞○孔曰祝鮀衛大夫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集解 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且以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比此句法然書是一句平下兩非兩事相比也此二句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不類 日抄
觚不觚○觚者禮器言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

爲觚也焉觚棱之器而不觚棱何以名器廉隅之士而不廉隅何以謂士器要合制度士貴重名檢 問對 木簡出漢志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是也其角隅亦有棱然木簡字從柧竹簡字從觚皆觚字所生非其本字且無人削簡角爲圜者不如酒器之說爲得 燕餘說

井有仁焉○孔曰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而出之不乎 集解 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雖其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 義疏

亦可以弗畔矣夫○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乎 筆解

子見南子○孔曰南子淫亂靈公惑之欲因以說靈公使

行治道集解蔡謨曰矢陳也書序皋陶矢厥謨春秋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非誓也義疏先儒以子路爲南子淫亂夫子不當見故不說夫內言不出於梱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况聖賢之於國后乎予謂子路仕於孔文子文子出公黨也子路但知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未審其大待子爲政之問意欲子助出公不料荅以正名於是以爲迂其不說久矣一旦子見南子子路以南子專政又能敬伯玉而知賢倘夫子告以正名之說召蒯聵黜出公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此其所以不說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言使子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爲急

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証 小倉山房

老彭。鄭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太史校史記老莊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包以老彭爲一人雖本大戴禮然曾子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 古訓 校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又校史記云老子周守藏之史也蓋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註謂彭祖老聃 訓釋

孔子刪詩書。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未嘗刪詩自

衛反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
家語對哀公問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
詩本來三百篇非孔子刪定又列國卿大夫賦詩皆在
三百篇中其非夫子手刪可見池北偶談
何有於我哉○他人無是行於我我有之故曰何有於我
哉疏此夫子自任之辭非自謙之辭夫子平日以學不厭
誨不倦自居必不忽然推避葢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何有加於我哉出則事公卿
章亦即此意若作謙辭則是聖人出不事公卿入不事父
兄喪事不勉且爲酒困矣聖人囘爲此詐謙之言以欺世
乎小倉山房

學之不講○講習也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古之爲教以四術其習之恒與人共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述學

甚矣吾衰也○劉越石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呂曾註引論語吾衰久矣張子正蒙云吾衰也久矣楊龜山省聖院記云甚矣夫吾衰久矣李絳論朋黨李善註西征賦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讀如是考異

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子盛時欲行周公之道夢寐若見

其人至於老而力衰知道不行故曰久矣不復夢見若謂思念周公見其儀容於夢則是滯而不化且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亦非聖人之心 論語解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二字人知爲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註以約束修整釋之又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焉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傳束修其行皆是此意自行束修以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敎也杜詩薦伏湛疏云自行束修迄無瑕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天祿識餘 檀弓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蓋云十段脯爲束修此朱註所本大夫以之行禮何嘗有薄意朱子緣以上二字認爲至薄者似誤 經咫 束修鄭氏云

年十五以上讀家語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此明謂年十五以上者鄭說爲長 辨正

雖執鞭之士○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註云趨辟趨而辟行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藏

子在齊聞韶○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集解 史記三月上有音字下有學之二字一說三月是音字此義爲長夫樂則韶舞夫子嘗以荅顏淵道之行也舉而措之齊何地春秋何時而聞韶音感古傷今宜飲食而不知味也 問對

夷齊扣馬而諫○夷齊兄弟相讓始行乎泰伯仲雍之心卒成其微箕比干之志不降不辱非恥食周粟之謂孔註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以讓爲仁鄭註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夷齊爲賢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朱子謂太史公列傳但見夷齊滿身是怨集註不存孔鄭舊說仍載史公扣馬而諫一條何也典故辨

五十以學易○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集解 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卽鑿度之五十也日札

釋文出學易云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枝魯論作亦連下句

讀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此從魯論亦字
通下讀教音效約音要 校勘記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之法必正言
其音然後義全 集解 韓子曰音今作言字之誤校程子經
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旣通
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說雅字尤明確古今典
如小雅大雅俱訓正史記註別訓素因素字轉常則始於
集註 考異
詩書執禮○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葢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
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

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 困學紀聞 執本埶字埶藝古字通況子不語怪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字古稱六經謂之六藝此雅言或是詩書禮樂埶樂亦一藝也傳疑錄

子曰聖人章○包曰此章疾世無明君也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善人即君子有恆有常德之君 集解 善人以下別爲一章故加子曰字詩正義引之亦閒以又曰二字釋文曰亡而爲有以下舊別爲章今宜與前章合蓋陸氏所見舊本之譌宋儒因疑上子曰字爲衍 考異

互鄉○鄭曰互鄉鄉名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 集解

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一鄉難與言也載人潔己以進○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其也又反覆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保其往也論語解

君取於吳爲同姓○釋文出爲字于僞反邢疏讀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爲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以爲字作去聲讀沈受祺云君豈不知吳爲同姓也哉君豈不知同姓不昏也哉夫唯爲吳同姓故也而稱謂之閒亦沒其實矣讀爲去聲蓋本此識小錄

子路請禱○樂肇曰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祀典之常然則禱爾於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禱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事禱則典禮之言棄金縢之義廢矣 義疏 古論語誄作讄說文云累其事以求禱也其稱誄曰者必所禱之書如周禮太祝所掌六祝六祈子路引之以證有禱之禮集註云哀死之辭似誤 類考

三以天下讓○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 鄭註 泰伯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

于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績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者也日知錄儀禮三讓謂之終讓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讓也路史云泰伯讓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同異汪氏中述學篇曰三字有實數有虛數先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以見其多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春秋傳三折肱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文三仕三已雌雉三嗅而作

孟子陳仲子三嚥此言語之虛數也學古者識其語言則不膠於文字矣此說雖未嘗及三讓然可以爲三讓之正解 經句說

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此語出史記不知太王迫於戎狄奔亡救敗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安有翦商之志耶 震川集 僖五年泰伯不從謂泰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泰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何異 日知錄

啟予足○說文云啓省視也釋言篇云啓窺也古通作啟

廣雅云䁈視也論語啟予足啟予手鄭注啟爲開失之矣疏證

籩豆之事○桉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篇曰于豆于登毛傳云木曰豆瓦曰登在周禮旊人爲瓦豆而實四升高一尺空徑二寸厚半寸又生民傳云豆薦葅醢登盛大羹以其盛湆故有蓋也然則瓦木竹之三豆隨材造作殊名其制大小無異三禮圖

興於詩○言爲政之次序也喜怒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故陳詩以知民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典故畧

民可使由之○校後漢書方術傳引鄭註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集解深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註說爲不能使知之矣 問字堂

不至於穀○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集解 孫綽曰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 義疏 張南軒曰學之久而不至於善亦難乎其得之矣苟知所以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從孔讀 考異

師摯之始○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

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大師故云師摯之始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言始亂則升降在其中 駢枝

而不與焉○王莽傳云孔子云云師古註曰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讀與爲預 廣義 晉劉寶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充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

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漢後儒者如此說　稽求篇
舜有臣五人○舜有臣五人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日史中論贊尙是此體　榕村語錄
予有亂臣十人○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紀聞
有婦人焉○或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適實未歸周邑姜雖賢必不參梱外之謀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豈敢斥言其母偕與諸臣伍

邪書影　予有亂十人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
戎行者太姒邑姜自在宮闈之內必不從事軍旅亦必不
並數之以足成十臣之數牝雞無晨方且以用婦言爲紂
罪乃周之功業反藉婦人乎或文字傳寫之誤日知錄任
釣臺云漢石經婦人作殷人註謂膠鬲悉據呂氏春秋云
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是膠鬲明係紂臣孟
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相其後仕周與否經傳無考或引
尚書君奭云唯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所
謂殷人必虢叔也孔子以其未親見鼎革故稱殷人又未
與牧野之功故曰九人而已說似迂曲按劉向別錄云辛
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

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據此辛甲始臣於殷繼臣於周且當紂惡旣稔之後從武王伐商殆其人與以膠鬲號叔爲殷人不若以辛甲爲殷人之較確也識小錄

而致美乎黻冕○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已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禹致美乎黻冕當爲黼黻之黻故鄭註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解黻爲蔽膝誤典林

冕制見周禮玉藻固以祭服爲重然桉司服註自公之袞冕以下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

祝朝玉藻諸侯裨冕以朝然則黻冕兼朝祭言左傳晉侯
以黻冕命士會黻與冕連文皆當作黼黻之黻惟衮冕黻
珽當作韍洗桐軒
而盡力乎溝洫○盡力溝洫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
民無所止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川
則小水有所入然後四隩旣宅民得安居是居無求安而
與萬姓之居是急也劄記此夫子贊禹爲臣之事皐陶謨
啓呱呱而泣子弗子孟子稱禹三過其門而不入註疏合
言之曰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夫呱呱之聲聞於門
外宮室之卑何如益稷篇濬畎澮距川註云畎澮田間水
道其盡力溝洫又明矣禹任司空六十餘年陟元后祗七

年耳夏書亦不紀其爲君一事

識小錄